

任人所不能任・爲人所不能爲・忍人所不能忍

追念吳俊才先生

● 石永貴（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且已成爲國際語言，我們相信在下一版大英百科全書中，會查到這一「名詞」。

何謂台灣經驗？台灣經驗成功之源，是源於兩位蔣總統所開創所主導的台灣時期的人才鼎盛，突破困局，走向繁榮之路。

清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當一代中興名將曾國藩去世的時候，左宗棠這樣悼念他的「老長官」：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
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生平。

這就是曾國藩一生的寫照，也是曾、左關係的縮影。

而早期，左宗棠與其親人晚輩通信時有下面一段話：「然丈夫大事業非剛莫濟，即需要剛強之氣。所謂剛，並非高傲氣大，而是任人所不能任，爲人所不能爲，忍人所不能忍。志向一定，全力以赴，不含雜念，不稍游移，必會有所成就。」

如果左宗棠再世，我們相信，也會用同樣的語詞悼念吳俊才先生，來形容吳先生「不含雜念，不稍游移」的一生。

「台灣經驗」如今不只是朗朗上口，而

前段爲人所賞識，成爲非常之人才；後段賞識他人，培養出非常之人才。

第一位是馬星野先生。那是民國三十年夏，抗日戰爭激烈時，吳先生考入中央政治

學校新聞專修科，由於成績優異，爲馬星野教授所賞識，並以其妹馬均權女士相許，從此由師生關係而爲姻兄弟關係，吳先生數十年來，以「馬先生」敬之，馬先生時時不忘「俊才」。

第二位是羅家倫先生。吳先生中央幹校畢業後曾作短暫的新聞採訪工作，以致爲政治協商會議及國民參政會之新聞採訪翔實與深入，爲羅家倫先生所賞識。至民國三十六年，羅先生爲我國首任印度大使，乃力邀吳俊才以中央日報特派員名義同往。當時吳先生一身兼三職，爲中央日報採訪撰稿，爲羅大使文宣助手，印度得里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其後成爲印度史權威學者，來台後在

貴人相助不負栽培

綜觀先生一生，很明顯分成二個階段，

生先才俊吳念追

追念吳俊才先生

台大與師大教授印度史，並有印度史、甘地與現代印度等著作多種。任教台大、師大以其後政大，桃李滿天下。

第三位是卜道明先生。吳先生來台後，從事學術研究並培養學術人才之路，始於民國四十二年，蔣經國主持總統府資料組創建國際關係研究會，吳先生以精於東南亞研究為國際組研究員，深受卜道明所倚重。其後吳先生升任董事長與所長，乃以國際研究所為基地，鋪建中華民國國際以及中國大陸研究之大道，並成為人才薈萃與人才培養之搖籃。此一時期，不只是吳先生之得心應手，亦是中華民國國際學術研究之黃金歲月。

吳先生展示前無古人之大魄力的開創新局面，如將國研所遷至木柵，由與時事為背景的中央日報結合變成與學術為背景的國立政治大學相結合；定期舉辦中美、中日、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使中國大陸問題研究學術化與國際化；創辦東亞研究所，使匪情研究與教學專家化、學術化與公開化。

吳先生因為有其過人魄力、過人記憶、

過人精細、過人愛才以及過人深謀，每到一處，都有非凡表現與成就，絕非傳統的墨守成規或蕭規曹隨。

經師人師衷心感佩

我有幸追隨吳先生是在他民國六十一年

五月，出任執政黨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以及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出任中國電視公司董

事長。

事實上，一如無數他的門生一樣，吳先生一生都是我的長官我的導師，我每到一個地方工作，他都很關心，都很鼓勵，也都玉成，也都從旁關懷與協助。

事實上，吳先生正式認識我，是在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十九日，首次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在台北召開，我奉派擔任新聞組長。那個時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中美大陸學者在一起，尤其是思想與立場與我政府並不一致的自由派美方學者應邀與會，真是歷史的大事，也只有吳先生有這樣的魄力與識膽。

問題來了，由於美方若干學者對我新聞環境的疑慮，研討會險些觸礁，開幕前夕十二月十二日晚，雙方連絡人員澈談竟日，忙到終夜，仍未得解決，美方若干學者對我國新聞界以及大會新聞採訪有些要求，吳先生極為爲難。

吳先生在台北中泰賓館連絡處打了一個電話給我，問我怎麼辦？

我大膽地向吳先生提出請求：現在夜已深了，吳先生忙了一天，明天早晨要開幕，

吳先生承擔重頭戲，現在吳先生趕快返家，洗個熱水澡，早點休息，有關美方要求事宜，由我來處理，如果有困難，再向吳先生報

告。

在電話中，吳先生停了一下，並與在旁的幕僚作短暫意見交換，於是接受我的建議

。我放下電話後，即與副組長朱正明兄連繫（他習慣地還在辦公室忙發新聞），並告訴他關鍵問題與處理方式，我們立即分頭與新聞單位及大會採訪人員電話連絡，取得瞭解與諒解，因爲我們知道新聞界的需要，以及平常就有密切與暢通管道，不到半小時差不多就完成了。

這時，吳先生已到家，我在電話中向吳先生報告協調情形，請他放心與安心，最後剩下一個執政黨經營新聞單位，無法完成，就請求吳先生親自打一電話向該新聞機構負責人請求體諒與支持。

第二天大會順利開幕，一個星期全部議程進行順暢無阻，我國採訪大會新聞界朋友也滿意我們新聞資料提供，坐鎮在實踐堂的吳先生，很感激新聞組表現，會後美方人員另有南部與外島參觀訪問節目，當時難得的機會，吳先生特別指定要我們參加以作爲獎勵，我們因爲原工作單位積壓工作待理，急於返工作崗位，都一一婉謝。

大會閉幕後，吳先生對我念念不忘。如報告會議成就經過，也要我參加並提出報告。其後，有多次約見，真是慰勉有加，邀我至國際關係研究所工作，並試探當時我的長官陳裕清先生意見，陳先生不放人。適值問題與研究創刊日文版，張棟才先生在東京主持其事，吳先生希望我能以兼差方式在台北負編輯連絡之責，因格於人事規定未能如願

。但吳先生對「人」的緊追不捨的精神，令我終身感佩與難忘，對我影響也很大。

肝膽相照開創新局

我正式追隨吳先生是他於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出任中央文化工作會主任。民國六十四年四月，蔣總裁中正先生逝世，蔣經國先生繼承大任擔任執政黨主席，除舊佈新，展開

大門走大路新政。之前由於吳先生對蔣經國

先生極為尊敬，主持國際關係研究所以及國際學人之交往，默契十足，改組後的文工會，就非學人出身的吳俊才先生莫屬了。

這個時候，我已離開文工會前身中四組，前往華視參與籌備與開播工作。吳先生主持的文工會，從第一室到第七室，各有職責，各有發揮空間，其中第一室掌新聞連繫，第七室為黨營文化事業。

適家父因為國研所舊誼關係，往訪文工會吳先生。吳先生就託家父對我提出一個「願望」：「華視籌備及開播任務已完成，可否重返黨部，幫我負責第一室。」也許研討會期間的「肝膽相照」期間太深刻了，我生活簡單，除了辦公室就是家，在那個沒有「大哥大」時代，最適合分秒必爭的新聞連繫工作。殷文俊以政大教授身分主持文工會第七室，黨營文化現代化經營，就從此啓始，人事更新為特色。賢者辜振甫擔任中影董事長、能者梅長齡出任總經理，就是絕配。那個時期，不只是中影的黃金時代，也是台灣

電影鼎盛時期。

吳先生主持文化工作會，真是結合內外，全心全力致力於文化紮根與學術結合工作，如創辦中華學報、設立國家文藝基金、開設中國大陸研究所以及設置中國現代史課程等等，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與貢獻。

文化使命念茲在茲

我第二度追隨吳先生是民國八十二年，他受當局之重託出任中國電視公司董事長。

當時，我早已離開文工會，在台灣新生報、台視以及中央日報轉了一個大圈子。他接掌中視後，就苦思如何使電視事業有利於國家，有益於社會，這是傳播事業的文化使命。電視事業積習很深，久病不以為病，見怪不怪，種種現象也勞當局關注與費神。就以準時播出來說，現在分秒不差，得自吳先生全力以赴所致，其實，準時是現代社會起碼與必要條件，作為大眾傳統事業之電視，豈能例外。因為我有主持台視經驗，吳先生印象深刻，也引以為傲，常常有關中視問題

△本誌三六六期「中外名人傳—趙家驥小傳」第八十七頁下欄倒數第二行，「趙家驥的長女名為『趙煉石』」，誤排為「趙『練』石」特此更正，並向家屬致歉。

△三六七期第四十二頁中欄倒數第三行及第十一行文中，陳布雷之女應為「陳璉」。

△三六七期第四十二頁照片說明①，應為「八二三砲戰前夕『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第四十六頁第四行，應為：「第二十七師師長林初耀」，第六行應為：「第六十九師師長曹傑」。第九行第十七字起應為：「……胡璉改由『劉安祺』上將接任。……」，誤排為劉玉章。特此更正，並向許多來函讀者致謝。

也許天生，也許用心用力過度，吳先生的體質與身體，自從我認識他那天開始，就覺得很弱，他又責任心重，看在眼裡，痛在心裡，此情此景，現在想起來還有些心酸。

不過先生享壽七十五，用心之苦，用力之勤，一天抵幾十天用，其貢獻更是一個時代的。

編輯報告 編者



①任政大東亞研究所所長時的吳俊才。
②吳俊才（中）早年偕夫人馬均權（後）

與外孫女李美儀（前）合影。



①吳俊才（前左一）與蔣經國（前右五）卜道明（前右六）在國際關係研究會成立五週年時合影。
②五十歲時的吳俊才。

①



①吳俊才（左）與蔣緯國（右）晤談時留影。

②吳俊才與夫人馬均權女士（左）合影。

②



石永貴：「追念吳俊才先生」插圖（文見24頁）

